

天岳山館文鈔

天岳山館文鈔卷十七

遊連雲山記

連雲古稱純山在縣東南余家面山而居朝暉夕靄四時蒼翠異狀每久晴望山巔出雲則雨若雲自他方來山弗爲納終不雨眾以謂山能自以其雨福吾民而不屑因人成事也山距余舍準虛空鳥道裁十餘里欲造其巔則路紆折遠且三倍屢擬遊不果同治庚午展重陽約毛生萼屏同遊行十五里過劉君鏡蓉之草堂堂在雪峯之麓單椒秀澤爲純山之一支草堂與余居正對余語劉君曰吾與子日相望於煙巒杳靄間非升高望之不覺耳寒月夜上飛泉掛壁間琤琤如琴筑夢魂清絕犁旦偕涂生琢卿等便

道訪吳生樸齋爲先導行十里許徑益狹景益奇回視雪峯僅及山腹就茅舍乞盃漿問山巔尙十餘里鼓勇登磴窄不受趾斗折螺旋而上後者望前行者見其腳跟聞最前行者語笑聲如在天際十數休乃陟一峯號棋枰石巨石閣巖端危若累棋類仙者所置初以爲造極矣至則尙有三峯插天半從者有難色諸子奮臂前以掌代跣盤躡而上所陟益高所見乃益遠雪峯在履舄間矣又十數休造其巔天風獵獵動衣袂曠然若出醯雞之甕而與造物者遊坐久心融形釋忽不知吾身之爲小天地之爲大也是山來自桂嶺逕茶陵折入萬載瀏陽界爲大圍山自大圍蜿蜒至平東中界山北折爲黃龍幕阜其南來者逕大九嶺崛起爲茲山又

南出爲福石入瀏北爲石柱峯盡於長沙登山椒以望則平右瀏左岳鄂在其北長沙在其西南汨水東來淮川西注眾山纍纍如蟻垤時秋高氣爽目可極二百里外與二三子席地野酌念自有茲山以來至唐田先生游巖隱居山下始見史志今尙稱田公巖宋方先生遷居山麓嘗問業朱子學者稱連雲先生今遠者千年近亦六百餘年矣陳伯玉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誦此詩爲太息久之日昃自山腋扶攜下勢尤險其登也不信前峯有路其降也不信身自絕壁來凡山皆有古剎或民居雖險絕終有塗徑茲山飛鳥絕音所履皆獸風又風動不能樹木蓬蒿没人故登降倍艱薄暮返草堂宿視雪峯又窿然切霄漢矣翼日取別徑歸循

純水出竈門洞洞口曰竈頸形如巽突下有石潭二其凹如鑊飛泉自絕澗墮千尺潭繇前鑊逆入後鑊輒雷瀆雪飛沫濺人百步外余遊廬山數矣所謂青玉峽三峽泉者奇勝未必過此而獨名天下豈所居之地有不同焉者耶

重遊嶽麓記

同治壬申夏四月羅君星垣領水師艤舟長沙招遊嶽麓沮於雨
月之八日晴乃要羅丈研生郭君意城張君力臣泉子往飯舟次
時湘流驟漲雲陰解駁隔江望麓峯新翠欲滴飯罷登陸各御筇
輿行逕自卑亭抵書院訪山長韓臣閣學出登赫曦臺及風雲亭
臺爲朱子肇建嘗與南軒聯句其間亭則張子所名也循右徑入
觀北海碑飛泉赴壑聲鏘鳴其木多楓有亭曰愛晚越亭而上肩
輿行石齒間夾道峙松竹綠陰如幔里許入萬壽寺寺僧方浴佛
撫六朝松如摩挲古彝鼎出寺右脇掬白鶴泉斗折循崖上盡石
磴數百級抵雲麓宮麓山最高處也俯眎湘江如帶橘洲出沒巨

浸中長沙十萬戶縷縷可數相與解衣槃礴久之出寺左折峯迴
路曲約行三里許造其巔遂觀禹篆攷禹登衡嶽發金簡玉書見
吳越春秋然昌黎詩卽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時已不可得見宋嘉
定間何致遊祝融峯樵子導樵禹碑得七十七字始刻諸嶽麓而
祝融碑後卒無見者殆神物隱見無常耶明長沙守潘鑑得宋刻
土中於是楊慎郎瑛楊時喬沈鑑各以意釋其文而弇州彭山亭
林諸家並疑爲贋鼎存而不論可也循碑亭下山逕二亭曰極高
明道中庸並朱子所署遂憩道鄉臺念昔鄒公浩忤時相章惇謫
新州過潭爲州守溫益所逐獨寺僧止之宿張子築臺表之朱子
題曰道鄉道鄉鄒別字也名且與天地無終極彼倚冰山如益輩

獨何爲哉。日過午。絲抱黃閣。憩吹香亭。亭名宋理宗所書。在蒼簷谷下。望射蟒臺。猶想見陶桓公英略。遂謁屈子廟。遵舊路歸。旣渡江。日甫昃也。嘻。予未冠讀書嶽麓。又七年偕桃源令景君再遊甲寅夏。曾文正公屯軍妙高峯。與予步月往遊。歸且達曙。時費舍半毀於兵。今改作。又數年矣。景君旣死。寇難。文正亦不可作。俯仰三十年間。今昔變遷已若此。過此以往。其又烏可控搏耶。先是吳丈南。獨遊歸。適城閉。假宿漁家。爲長句紀事。及是羅郭二君。酬以詩。互相夸謔。予遂爲之記。

遊金焦北固山記

光緒二年二月甲戌客金陵越四日戊寅偕陳太守宗濂沈堦瑩
慶作金焦之遊夜宿揚子江詰旦抵焦山時宿霧初斂望碧瓦紅
牆與古木蒼巖相掩映作海上三山想舟泊御碑亭下讀

高宗御製詩有僧導行初入海雲菴精廬十數椽迴出塵表經文
殊閣戶鍵不能入遂周歷各菴曰自然曰香林曰玉峯曰石壁各
闢戶牖幽潔如海雲尋入水晶菴啜茗小坐階下古梅方作花銀
杏大十數圍間以奇石出尋松寥閣閣面江與象山對望海門青
蒼一氣吐納萬狀過印心石屋陶文毅恭勒

宣廟御書處也有書院門閉遂游定慧寺寺閣壯左右碑亭各一

皆

聖祖

高宗御筆也。佛殿聯額多。御題殿旁精舍環列曰枯木堂曰石肯堂。藏經閣碑碣如林。古瘞鶴銘移嵌於此。臨本凡四家。其上方則

高宗御臨本也。觀周鼎古光黝然。銅鼓二爲諸葛遺製。右爲椒山祠壁鏤楊忠愍詩有楊子江行入揚子椒山今日游焦山之句。字奇偉。遺像尤溫肅。過華嚴法界出循右徑登三詔洞亭。榭益幽曠。再折爲焦隱祠。有焦處士像。沿路碑亭三。蓋

高廟嘗六疊蘇軾韻云。最上經羅漢巖。登吸江閣。望金山空翠欲

按問程曰十五里下山憩碧峯菴菴在山腰有古銀杏雷劈爲二
蔑如故再下入望江臺山盡景益奇江光盡呼吸中矣溯流指金
山中途有石壁陡入江心高數十丈臺榭參錯蔽以雉堞是爲北
固山急舍舟上入甘露寺寺燬於寇彭侍郎玉麟葺之相傳漢昭
烈就昏東吳嘗寓此鐵塔高十餘丈稍欹唐衛公李德裕建有

高宗御製詩碑有樓曰石帆金焦左右峙海潮奔走履舄間景奇
絕再上登凌雲亭大府閱操江蒞此廊有石鐫曰天下第一江山
明吳琚書旁有關神武廟朱文公祠左腋爲海嶽菴後改寶晉書
院舊有三賢祠祀衛公暨蘇米二公今皆圯游竟鼓棹達金山入
朝陽洞爲觀音示見處有巨石離立江干作膜拜狀曰善財石叩

江天寺再進爲佛殿遂登藏經樓入志游堂飲中冷水又數十級登雄跨堂右折經觀音閣上妙高臺左旋爲甍玉閣塑東坡佛印像遂觀玉帶玉大小十六片半

純廟所補刻 御製詩於玉凡四章匣以沈檀匣內外並刻

御詩憩悟心堂主僧方丈也僧言寇至時攜帶出避故得免其文宗閣上書則兩淮運使司其鑰不敢請遂燬焉先是道光壬寅島夷陷鎮江燬焦山三之一及粵賊焚金山則片瓦俱盡今爲合肥李伯相所葺然十裁二三而焦山獨無恙其各有數存耶語竟拾級陟山椒有塔高十餘丈欄檻及梯皆被燬勢危甚再折而上有亭曰江天一覽

高廟御題也。天風吹衣，不知身在何境。日且昃，遂尋法海洞歸。烏序。

聖祖

高宗南巡時，金焦並建行宮。北固亦嘗駐蹕。山川秀傑之氣，必有獨愜。

聖衷者而

高宗復建文宗閣，弄四庫全書，以嘉惠南國士，何其盛也。今旣鞠爲茂草矣，而金山向在江中，近歲右岸漲爲洲，可徒步以上。陵谷變遷，若是其無定耶？雖然，臺榭有興廢，山川眞面固自若。至雲漢天章，尤足歷千劫不朽。彼焦處士李衛公、蘇端明、米海岳、楊椒山

之徒名且與山並永沉

列朝聖藻之游豫品題於不次者哉游既歸遂記其略

遊天岳山記

南紀之山高者千百計。衡山外天岳爲最。天岳山高千八百丈。丹巖爲最。余家距山百二十里。屢擬遊不果。光緒三年秋九月。家馨村貳尹招遊。己卯造其居山之麓也。距丹巖尙二十里。辛巳偕遊。值陰雨。從者有難色。余賈勇前。逕下家洞。危峯插天際。疑不可越。久之陟其巔。又見羣峯刺天。如始望時。如是者數。飛泉行山脊。成溝坎。深及仞。水流坎中。涇涇然。他山所未見也。久之白雲起峯巔。弇其頂。縷縷相銜以出。尋下合爲一。弇山之腰而頂露如泛洞庭。銀盤中見青螺十二。又久之山足皆隱矣。筍輿行雲氣中。衣袂盡溼。忽聞雲中雞犬聲。疑桃花源尙在人世。抵絕巘。叩山家扉。乞盃。

此歟遂入茅菴飯飯畢行三里始達丹巖葛句漏燒丹處也山體
適厚上有平壤廣袤數十丈矯首四望呼吸通帝座曠然如與造
物者遊忽罡風起懷乎不可留乃下尋沸沙池漱飛泉還宿茅菴
王山人者年七十五巖棲五十餘年矣談山中事甚悉癸未山人
導觀石田三畝盤掃壇竹鑿字巖諸勝山有禹篆其文曰大禹治
水至此久爲苔蘚所蝕宋孟珙摩崖書洞天幕阜山字尙可辨因
議建夏王廟於山椒而以太史慈葛洪孟珙祀不卜此願能成
否頃之雲忽大起改道普濟菴尋別徑穿雲而歸是山來自桂嶺
折入義寧爲黃龍山又十里乃爲天岳盡於岳州及武昌禹跡所
經葛稚川所記道家第爲二十五洞天者也遊時宜秋高日晶余

天岳山館文鈔

卷十七

記

九

來晚不能如韓子之開雲。然是遊也。轉以雲勝。三日中奇詭百出。雲之變態盡矣。他日當褰數月糧。絕人事。住山中。搯巖剔薜。一覲禹碑真面目。山靈將許我耶。

爽溪村居記

爽溪源出福石山瓦子坪逕寒源洞出桑家段合天井堂鱗觚洞
應諸石諸水西南流爲爽源又西北行十里至爽口入于汨余家
距爽源五里距爽口五里而強宅東嚮溪水自右橫繞之先高祖
石君公以乾隆甲子築室於此迄今百三十餘年矣其村落曰沙
段縱十里橫半之土田沃衍宜稻宜藟芋其木多松杉豫章梧桐
桃李梅其卉多竹多石菖蒲其花多春蘭杜鵑紫薇山以福石爲
望福石與連雲本一山也連雲一曰純山並能出雲氣作雷雨其
高切漢在余家東南面若屏障然村中山脈自福石出北山塽逕
寶峯逶迤數里拔起十數峯土皆戴石爲余居之後山先世父先

考合墓在焉。距居宅二百餘武。宅後山分支西出。邱壑奇甚。有巖屹立曰道巖。全石類鼓形。左有小石室。修廣盈丈。由石罅援引而登。始黑。上有穴。類窗。乃大明窗。爲飛溜所濺。苔蘚斑駁。巖有神村人春秋祈報。水旱疾疫必祭。牲用饒。其右曰鴈巖。奇與道巖埒。其左曰樟巖。相去里許。自樟巖出。脈凡數折。汔於棗樹灣。是爲先入。世祖毓美公墓。山形如蛇。隔岸有山。類伏龜。夾溪相望。今建魁星閣於其間。山又西出。岡嶺迴複。有東西二砦。可避兵。其高且奇者曰天頂山。曰了得巖。曰仙人嶺。盡於縣南之黃社渡頭。白雨湖諸村山在余居前者。亦來自福石。逕爽源官田北出。凡十里許。盡於爽口。勢稍平。皆與余宅相拱。縹水自爽溪外有數小渠來。隨其源。

出安坑者逕黃絲源合交沖水逕宋家陂張家段作九曲形來入于溪余居正面之居民堰溪水溉田沿溪堰凡四橋入碕三溪水入汨乃通舟爽溪之鄰村其左曰北山竇峯石圳水曰白水合百房洞水其右曰新江麥田水曰新江水源皆出福石西北流入于汨水

張節母彭安人節孝坊圍牆記

旌門之典表宅里樹風聲蓋自成周始也唐制被旌之家其聽事步闌前列屏樹烏頭二正闕闕丈有二尺柱端冒以瓦桷築雙闕各一丈在烏頭南三丈有七尺夾樹槐柳十五步其制極繁重至五代時旌表李自倫詔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丈有二尺廣稱之坊以白而赤其四角始改從簡易宋旌孝子郭義沿其制皆官爲建造也今功令應旌典者官給白金三十兩聽其家自建坊坊制兼用烏頭綽楔蓋參唐宋五代之制而爲之然坊建門閭前出入慮多猥雜非繚以崇垣莫由肅觀瞻而昭嚴重也同治壬申冬南瞻方伯於其高祖妣彭安人節孝坊前修葺圍牆

屬元度紀其顛末謹案安人爲縣學生入邑乘儒林傳彭素君先生諱其位之女幼秉父訓嫻詩禮年十九歸備周張公諱禮行生子樂正字音雅女子子一備周蚤世安人矢志字孤事舅姑惟謹終於康熙後壬寅十二月七日葬縣南清水大塔源守節二十二年有孫九人曾孫十八人元孫五十人雍正五年知縣楊公世芳上其節行於大府具疏請旌

制曰可給銀三十兩建坊南門居宅前今巍然在望者也音雅公奉母讀書入國學自南門遷甲山里子清流公諱光漢再遷西鄉英集里音雅公營建育才堂以課子孫實體安人之志安人之孫日光命光聚曾孫曰質昭賞昭並入庠序廩於官曰瓚昭嘉慶辛

西優貢東安縣訓導舉道光乙未鄉試魁其經曰樂歲貢生元孫
曰職遠嶠遠愉遠星遠先後入學食廩餼曰熙泰咸豐辛未恩
賜翰林院檢討銜曰岳齡卽南瞻方伯山廩生從軍保敘訓導累
官甘肅按察使加布政使銜賞戴花翎策勇巴圖魯計安人孫
曾元三世入庠序者凡十有三人宦蹟顯融方興未艾安人苦節
食報若持左券之交手相付豈不偉哉先是方伯克襄王事
天子推恩加秩錫封四代自音雅公至斗峯公皆贈榮祿大
夫妣皆一品夫人顧於高祖妣例弗逮也乃援推廣例爲備周公
追請光祿寺署正銜並請封典贈太高祖皆儒林郎妣皆安人
於是安人前荷

旌表崇祀節孝祠身後復膺

敕命益足庇賴其子孫而彰潛德於有永矣方伯以鄉居去祖宅遠且舊第廢爲蔬圃萊蕪弗剪怒焉傷之爰於節孝坊前繚以垣贅以石垣周十丈高五尺有奇厚視高減五之四工始於十一月初十日越半月告成眎唐宋坊制雖稍殺而崇墉嚴翼堅鞏赫眎行道之人皆式之書曰若作室家旣勤垣墉惟其塗墍茨是舉也

銘

國恩揚祖澤羹牆永慕有後弗棄基深有合乎堂構垣墉之義豈直爲美觀云乎哉謹書此志歲月俾國人矜式焉

皆不忍堂記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忍人者本愛民之心以爲政也愛民之政非一端莫大於能不擾民擾民之事非一端莫甚於勘驗命案凡民閒謀故鬪殺及過失殺諸案守土吏聞報例卽往驗所帶儼從胥役多者四五十人一切供張及招解費向均取辦於承案之役役則轉索諸地方每案株連數十人雖相距絕遠率指爲戶鄰左證得賄則釋之又轉及其他擇肥而噬不饜其欲不止往往因一案破中人數十家之產所過雞犬一空故擾民之害莫烈於此然而牧民者非果忍而出此也徒以辦公之費無所出旣取給於役則不能禁其所爲而民之被其擾者受

禍遂如此其烈烏庠爲民父母其忍蹈常習故而不爲之所也哉
江夏歐陽君以同治壬申夏來蒞吾縣其爲政盡以愛民爲本盡
除壅蔽苛索諸積弊舊有陋規曰到單費傳詞費結費息費保費
鋪班費驗生傷費侯皆立革之而尤不忍命案之擾民也遇報驗
者至察有株連立以丹毫塗乙之下鄉則輕騎減從夫馬工食及
招解諸費皆捐俸發給嚴束胥役不以勺水擾民百年來所僅見
也先是侯宰慈利曾設皆不忍堂力除前弊至是復建斯堂於吾
縣首籌捐款千緡爲舉本縣故有同善育嬰二堂侯命交紳董歸
併經理又據各茶商慕義樂輸酌抽錢文助三堂善舉侯轉牒大
府如議行自是堂中經費綽然有餘裕矣閩邑士紳佩侯之恤民

者至又慮事久難爲繼也。會議請頒章程籌款立局遵行以祛民累。適侯議建斯堂。爰合請於侯。將隨帶丁胥夫役名數。日給錢數。並招解用數。開單交堂勒石。作爲定章。後遇此等案。卽由堂照章給錢。毋許逾額。以稱我侯不忍擾民之至意。夫不忍之心。非侯所獨有也。侯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能擴充推廣此心。爲平計久遠。又手定章程。以諭後之官斯土者。後之君子。能以侯不忍人之心。爲心。必能以侯不忍人之政。爲政。其造福於吾平。殆不可以世計。然則斯堂也。其卽甘棠之蔭舍也。畏壘之尸祝也。桐鄉之俎豆也。侯何庸心哉。亦第全其不忍人之心而已。謹記其巔末如右。

重修考棚記

國家之制三年大比彙學使歲科所錄士扁試之於行省曰鄉試如式者升諸禮部曰會試而歲科二試則初試於縣由縣升之府由府升之學院其試士之地禮部及行省曰貢院學使行署曰試院亦曰考棚縣有考棚猶佛家所稱初禪地也吾平向無考棚試則叢集縣堂乾隆三十七年吳邑侯鎮始建於學宮之西厥制未備四十一年范侯元琳建講堂考棚遂與書院合嘉慶七年李侯滋楠別建書院遴紳董醵金新考棚賴其利者七十年於茲矣適年風會日開奉

特旨加學額十有三名應童子試者至二千有奇號舍不能容又

天岳山館文鈔

卷十七

記

六

歲久不無敝圯邑人士謀式廓之未果也凌雲榭太守及其同堂弟金門司馬棠卿副郎慨然引爲己任自舊衡鑑堂以上撤而新之增建川堂移衡鑑堂於最上層堂東西隅各增號舍兩棚棚各五楹以號計可容八百人合新舊通計可容二千五百人號卓號幾悉堅整無訾窳庖廂移稱是其前門二重及外照壁東西文場舊至公堂左右隅之號舍並加修葺瓴甓之剝缺者補之卓幾之朽敝者易之黝堊丹雘之黝昧者彰之經始於同治十二年八月落成於十一月崇閣赫昉廓其有容費金錢四千緡可謂勤矣先是道光十年邑人士卜地建塔得宋塔基於縣西四里黃甲山以費絀工未就越十有七年雲榭世父九思先生獨斥己貲鼎

建之自時厥後邑中文物聲明之盛蒸蒸日上矣今雲檀昆仲嚙
善若渴所謂世濟其美者非耶杜文貞云安得廣廈千萬間盡庇
天下寒士開歡顏是舉也殆庶幾焉爲之記俾來者知凌氏之重
有造於斯文也

重新羅廷揚先生故宅記

古名賢故宅彪炳傳記最著者若晏嬰宅在齊城北門外見水經注百里奚宅在新野郡西之梅溪見盛宏之荊州記言子游宅在常熟縣西見揚州記屈原宅在秭歸見庾仲雍荊州記其他若楊伯起宅在號州嚴君平揚雄司馬相如宅並在成都治南百步地志家爭引爲重漢以下更不可枚舉矣然而陵谷變遷他人入室宋玉之宅庾信得居之宇文愷之宅魏徵得居之楊憑之宅白居易得居之韋嗣立之宅號國夫人且得而奪之以故馬燧宅竟作奉誠園矣江總宅旋作段侯家矣陽固所以悲傳舍徐勉所以稱逆旅也然則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欲求更歷滄桑閱六七百

年而汔不易主豈不難哉吾平人文在宋極盛九君子中故宅僅存者惟李練溪之瓦塔園鄒行之之自樂軒餘皆莫可攷羅廷揚先生舉宣和進士第三人以母老家居不樂膺仕官終吏部郎直秘閣大節皎然所居在縣治北畫錦橋畔有亭曰秀野志稱用武侯八陣圖法結草廬於其上岳州刺史呂思宣有記縣令郭闢有詩詩所云客來莫擬閒居賦後有千年八陣圖蓋紀實也是宅自宋迄今羅氏世守之道光末幾斥諸他族先生裔孫務齋司馬力圖興復之同治中鼎新舊構凡二年乃畢工視前所調八陣圖法者未知何若其規制則闕且闕矣都人士將考而落之屬予續爲之記惟昔魯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二子

皆固謝不可以先人之敝廬不可忘也。晉謝混謂桓元曰：「召伯愛
及甘棠，文靖之德乃不保五畝之宅乎？」於是謝太傅烏衣巷口之
居得不毀。今廷揚先生之德，既無歉於謝傅矣，而務齋能追前光
有二子皆注學籍，其所以光昭令緒者，正未有艾。繼自今蟄蟄繩
繩，能志先人之志，自能宅先人之宅。吾見秀野儒宮，不特與李鄴
二君子之遺蹟爲閭里光，且眠古名賢故宅，同不敝於天壤矣。記
有之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所稱善頌善禱者也。務齋其永
念之哉。

重修長壽巡檢司署記

昔昌黎韓子記藍田縣丞廳壁極言丞以嫌不可否事位雖尊勢
力反出主簿尉下詞甚快詭而文特奇嗣是唐李聽作邠州衙廳
記願況作宛陵公署記此外不可枚數國語云署者位之表也宜
其鄭重書之歟巡檢位亞於丞與主簿尉同列明太祖洪武二年
詔以廣西地接猺獞始於衝要處設巡檢司以詰奸盜後推其制
於天下高季迪送潘巡檢之閩中詩云曉衙雞應鼓晚邏騎隨車
蓋實錄也平江長壽巡檢司署建自明成化八年逮嘉靖二十年
重葺以後無可考歲久敝圯棟且折非重建不可光緒二年今署
長壽司提舉銜錢塘周君上其事於縣會縣大夫方葺公廨請於

臺使者從鹽值中每斤加制錢一文爲之費至是鎔錢三百緡界
巡署不足則權茶市稍取其贏以攸之顧工費不敷尙鉅也湖北
候補郡丞吳君鏡鑑時方里居慨然肩其任計蠲貲千緡乃得釐
事堂室門廡窻廂移下及庖湑吏舍之屬皆革故而鼎新之既
訖工周君走書屬爲之記余惟王者嚮明出治百官有司大者建
牙樹屏周廬環衛小亦有堂皇以泄政燕寢以退思任職者念夙
夜在公之誼必不至以傳舍視其官而吳君家勵申資芥千金無
恡色歲甲戌旣斥三千緡建文華塔於長壽里之右方是役也復
嗜義不勸若此此誠足以風世而後之居此署者抑不可不知所
繇來矣余故樂爲之書特無昌黎及顧李之文不足爲增重耳

箴言書院胡宮詹先生祠記

三代下理學莫盛於宋。自濂溪周子挺生。營道得聖人之學於道。經遂開洛閩之統。至今永寶衡郴。並有濂溪書院。及周子祠。而邵州周程三子祠。記之者朱子也。南渡後朱子與張子講學。擢麓。遂爲海內四大書院之一。今有祠祀朱張。曰崇道。凡以效法其人。則必俎豆而尸祝之。此天理民彝之不容自己者也。紹興中胡文定公自崇安來居潭州。遊衡嶽。讀書紫雲峯下。十五年不出。嘗春秋傳子明仲仁仲繼之。學者稱致堂五峯先生。而五峯實爲南軒張子之師。可謂盛矣。文定所築碧泉書堂。後人爲建書院。今改爲祠。像祀文定公。而致堂五峯兩先生配。自宋閔元明至今。餘七百年。

不廢元度常拜其祠爲低徊不能去

國朝正學昌明大湖以南士之有志斯道者爭以周程朱張爲法而文定公之子姓蕃衍布濩於衡湘瀟鼎間其流風遺韻感人尤易入吾師益陽胡雲閣先生先世自江西遷湖南眠文定之來自崇安非一族也而其祀躬履道實與文定後先一轍先生胎胚家學早歲掇巍科官至少詹事長成均最久以濂洛關閩之學教士晚主城南書院元度猶幸及其門先生所箸曰弟子箴言薈萃小學近思錄及諸儒語錄之菁華都爲十六卷語皆心得無一字蹈襲前人蓋自躬行實踐而出非空談性命者比也先生既歿諸嗣文忠公起而光大之繇侍從躋封圻出所學以見諸政事會粵逆

陽梁毅然以天下爲任撥亂反正蔚爲中興名臣然皆先生之教
所成也咸豐十年文忠在軍中欲廣先生之教澤以陶成後進乃
卜建箴言書院於縣南瑤華山盡出家藏書三萬卷畀之豐其旣
稟延名師以教邑子手定書院志所爲教條及規制大備工未竟
文忠薨逾年始潰於成蓋至是而宮詹先生之所以學與其所以
教及文忠經濟之所自來皆粲然剏褫於世後之人苟有志於斯
道其必以是爲歸矣書院始末詳曾文正及左僑相二記院中祀
先聖其左方建宮詹公祠下爲享堂額其門曰高山仰止志量行
也邑人士春秋釋奠後必祀宮詹而以文忠公伯鸞燁哉懿乎宮
詹先生之世祀蓋與文定父子比隆然文定生偏安之世爲權奸

所斲未竟厥施公父子生值

聖明本理學以發爲經濟遭逢爲獨盛矣祠故未有記文忠子少
芝謁元度屬爲之辭烏虜有學術而後有人才人才不古若繇正
學之不明也欲弭天下之亂而使之長治久安必自正人心端學
術始後之學者觀於宮詹父子之間可以奮然而興矣記曰凡釋
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國故謂國之先獻如樂有制氏詩有
毛公書有伏生禮有高堂生之類宮詹先生本周程朱張之道學
以傳其子而迪其邦人固與文定致堂五峯同爲湖湘之國故也
拜斯祠者亟思所以則象之其庶有考哉

天岳山館文鈔卷十八

書張文和公逸事

桐城張文和公廷玉嗣其父文端公宅百揆封勤宣伯身後配饗

太廟其嘉謨偉績既詳國史矣而有一二事世不盡知其造福於士民尤普謹據公所著澄懷園語特書之以爲司法者勸焉康熙五十九年公官刑部侍郎山東鹽梟聚眾劫村落渠魁六七人各率黨數百橫行南北道幾梗又青州諸生鞠士林招集無賴倡邪教巡撫總兵官捕獲百五十餘人事聞

詔公偕都統陶賴學士登德馳驛赴山東會同巡撫總兵官按治

聖祖面諭曰：奸民聚眾，妄稱僞將軍名號，謀爲不軌，訊明後應大辟者，卽在濟南正法。應戍者，分別發遣公衙。

命往細察獄辭，廉得其概。昌言曰：此盜案，非叛案也。眾曰：如何？公曰：據供有仁義王、義勇王及無敵將軍、飛骸將軍之稱。觀飛骸二字，不過市井綽號耳，無足深究也。眾皆曰：然。乃手定爰書，作盜案擬結，斬七人，戍三十五人。用肉刑斲腳筋者十八人，殘廢疾病免議七十二人。無干省釋二十五人。初盜魁供某名下有眾四百某名下有眾五百，合計二千餘人。公念罪在首惡，止就按察司械送之百五十餘人，訊結外不逮一人。卽各囚所供或充某姓佃戶，某姓家人在某鄉紳富家傭工，或賃居某姓房屋，亦概不問。是役也。

守土官自巡撫總兵至典史千把總均有失察及疏縱罪公仍錄其捕盜功聲請免議獄具地方吏進曰寬則寬矣第奸民黨羽眾未按治者尙有數千人公等還朝萬一再蠹動咎將誰執公笑曰吾知仰體

聖主罪疑惟輕之意而已若爲有司避譴譴以多殺爲防患計誓不爲也且以用法寬而獲咎亦無此天理旣而匪黨悉解散歷數十年山東卒無警迨雍正十年公以大學士綜吏部刑部事山東巡撫奏紳士欠糧者千餘人法並應禡部臣引例奏

世宗以問部臣部臣曰法如此不禡無以警眾復以問公公頓首曰紳士抗糧固當禡第山東頻年荒歉情可原與頑抗者有間可

否乞

恩寬限一年。儻來歲不完。繩以法未晚。

上惻然曰。爾言是。遂降寬限三年之

旨。先是康熙初。江蘇巡撫朱國治。彙劾欠糧紳士萬餘人。並予降黜。修撰徐元文坐族人欠糧。亦左遷鑾儀衛經歷。至是公一言而東人免褫奪者。進士舉貢生監凡一千四百九十七人。彼此相形。仁言之利溥矣。

兩朝聖人好生如天地。從善如流。誠度越千古。而公之宅心行政。若是。

明良一德。其保世而滋大也宜哉。世之司法者。動以深刻爲能。奉

行律例爲牢不可破觀此可爽然失矣

書吳妙應事

連廷山浙之龍泉人雍正癸卯拔貢官象山教諭所居在匡山東地故多仙蹟廷山自幼好讀易乾隆九年甲子春館邑之義塾有地仙吳妙應者自匡山之天鯉峯來與廷山講易凡數日夜所論皆出人意表其人不飲不食狀若八九十老翁冠道士冠衣布袍鬚眉與面一色雙眸炯炯有光自云宋時隱士也所言姓氏與鄉里傳聞合問南渡前事頗得一二以後則不言問修鍊服餌之術師友弟子姓名及往還何地所讀何書卽周易所據何本諸儒中深於易者何人皆不答惟指河圖曰但自近取諸身卽知文周象象之取物矣其來也如石墜有聲去則御風倏忽不見廷山得其

口授著易學資始於上下經十翼悉依古本於註悉依朱子本義
惟篇首獨取河圖爲引端自言以河圖解全經皆仙授也噫異哉
指大衍爲河圖指九宮爲洛書指參同契坎離匡廓爲太極圖皆
自陳希夷始然則廷山所遇殆卽希夷耶抑授希夷之麻衣道者
耶抑爲圖列九宮八卦以明作丹之旨之魏伯陽耶吾無以測之
矣天台齊宗伯召南宮序其書且言廷山高年篤行固必無妄語
也

書程允元暨妻劉貞女事

程允元江蘇山陽人監生父勳著以懋遷客都門與故蒲州守劉登庸善登庸直隸平谷人以其子妻允元卽貞女也時康熙六十年允元二歲貞女甫周晬居亡何允元隨父南歸父尋卒登庸及其子亦相繼卒貞女流寓天津路遠音耗絕至乾隆四十二年相違五十餘年矣允元以幼聘婦未婚義不肯別娶授徒自給貞女自父兄物故後瑩獨靡依巨室聞其賢爭委禽里媼憐之貞女誓不改字僑寓尼菴蟄深室藉鍼黹度日雖十歲童未繇覩其面也是年允元館大河衛前幫漕弁所課其子讀四月隨漕艘抵津會津人嘖嘖稱劉貞女爲淮安程生守貞狀允元咤曰嘻是殆

吾聘妻劉氏者耶走尼菴訪之信貞女拒弗見潛弁知而異之移牒天津令令召劉氏入署勸諭之迺就公堂與允元合卺成禮隨潛幫南下江督高公晉以狀聞疏略云士敦百行惟節義足振綱常女守三從必貞信斯維風化今山陽縣監生程允元暨聘妻劉氏訂絲蘿於黃口諧花燭於白頭守義懷貞五十年來如一日完名全節二千里外有同心史冊罕傳古今僅覩良繇

聖世中和位育教化涵濡是以膠庠成正士不二之志允諧中綢有完人從一之操終遂夷考其行實應旌法謹與撫臣某合辭陳請詔曰可乃賜帑金三十兩表其閭曰義貞之門

系曰夫婦人倫所造端也觀允元夫婦之事豈不難哉以彼相去

二千里越時五十餘年較然不欺卒各成其志始願蓋不及此抑不料彼此各持此心若一契也語云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烏虜信哉余覽近人筆記述其事謹詮次書之冀以厚人倫砥薄俗云

書張振之師遺事

吾師南皮張公督學湖南愛才如性命尤以申士氣爲務平江有
縣胥某由刀筆致富訟案鱗比忽竊士紳二十七人名冒舉孝義
既得請建坊邑士大駭二十七人中與知者一二人耳乃公揭其
劣蹟暨竊名狀訟於臺使者下岳州府察治訟二載竟直胥舉人
某某恩貢某廩生某某皆坐誣擬梏進士某以病卒姑免邑人憤
甚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公按試岳州生童千數百人熱香迎十里
外各具牒訟冤郡守及學官悚以危言不爲止公停騶收牒翼日
講學明倫堂諭諸生曰訟非若等所宜預也然昨所呈牒實非得
已事爲名教所關諸生不力爭誰其爭者我當牒撫軍力任平反

否則據實奏時郡守暨學官侍側聞言皆變色卻步觀者數千人
懽聲雷動乃馳書抵巡撫具陳偏抑狀巡撫檄按察使親訊覈實
職銜奪旌典毀其坊而邑紳皆免議士氣大伸咸豐二年秋公
以奉天丞兼督學政時

宣宗升祔禮成故事凡恭上

列聖列后冊寶必齋送盛京

太廟尊藏寶錄玉牒修竟亦如之其齋送也除道千七百里
具警蹕如儀餐宿皆建蘆殿隨扈官校數千人例發帑金十四萬
下各州縣治供帳有司陰以應領之帑賄上官而自斂於民數且
倍徙上官爲所餌弗能禁也於是上下交征視大差爲利藪民用

重困會有 詔以明年三月八日恭送 冊寶入陪都公出關適
歲饑奉 詔煮粥賑所見饑民僅存皮骨公太息曰是尙能供大
差耶且 寶錄將告成胡弗展期至秋間併爲一次 國計與民
瘼皆有多也時元度從行公趣草疏冀與當事合詞入告疏略言
歲三月關外方化凍道泥潦不可行若草率將事不足昭嚴敬查
寶錄秋初可成若改卜八九月與

冊寶一同恭送彼時秋高氣爽輦路修飭庶無潦草患且發帑辦
供帳仍不能不借資民力今關外饑方奉 詔賑繼以大差民力
竭矣若併兩差爲一藉恤窮黎實足仰慰

列聖在天之靈繼志述事莫善於是或謂併辦可省帑金十四萬

於軍需無不小補此則見小之論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臣愚不敢計及此也疏具公稱善抵陪都遂徧眎當道約會奏當道皆掩耳不樂聞強聒之艱然見詞色侍郎某副都統某與公同詞館公勛以大義強諾之出爲眾所咻復堅謝公憤甚遂自繕劄將驛

聞某侍郎方筦府尹事來力阻笑且言曰事係循例君亦無所不利焉胡矯爲公引虞翻語拒之曰孟德乃欲以盜賊餘贓污我耶侍郎拂衣去公氣結不能言元度進曰某有一策可解紛李侍御鶴年者籍關東師門下士也若告以故且專倅寄示疏草使代陳上必立允公亦無爲與眾爭矣公大喜從之翼日治中某來謁求寢其疏公若爲不得已也者而許之未兩旬特詔改期秋八月

與寶錄一起恭送當事爽然失然皆心知公所爲也未幾有平反復州書院冤獄事初道光十六年復州章牧議建書院醵金數千筮日興工以署吏目孫亦堂董其役州民鄧某典旗產計值五千金歲租約千金捐入書院旗產例禁斥賣故曰典然旗人不任耕所受田皆以售民雖典寶鬻也亡何章牧卒亦堂以憂去亦堂浙人性貪狡見章牧卒書院事寢遂以鄧氏所捐產私佃諸人納租金入己凡四年旗人豔其利喉舊主與佃爭訟於州以亦堂故得直佃越五年廩生胡丕緒等懇請追鄧產復書院并許亦堂貪賴狀亦堂不得已倡言旗產歸旗遂以半價售歸舊主卽前與佃訟者也丕緒等以鄧旣捐產入書院卽係官地書院無分旗漢不

得以旗產歸旗論且旗人前得鄧價法不當重賣卽賣價應歸公亦堂盜收租金四載又婪獲半價請追繳庶書院可興復訟積年不決州上其事奉天府府牒盛京刑部府尹某故暱亦堂部訊孫仍得直讞稱十六年復州捐建書院孫董其役十八年州大饑奏明捐賑孫雖宅憂仍理賑務會領賑者多貲弗給不得已向市肆貸銀數千竟其事既而無以償遂將鄧某所捐地撥歸市肆徵租抵其息嗣因旗產歸旗許舊主贖卽以其值還市肆亦堂無所染丕緒等挾私誣訐法當梟以同稟數人畏質逃應候歸案雜治於是丕緒被囚十二載前學政知其屈莫能援亦堂至是以府經歷代理遼陽州矣公之赴任也李侍御具言其事臘月丕緒等來訟

寃公移奉天尹取原讞覈之幾無可議乃飛檄復州調賑案察核
道出遼陽爲亦堂所遏專差往索始得之察賑案則是年復州饑
共賑錢二萬三千緡捐賑若而人領賑若而人司事若而人賑後
餘貲六百緡委學正設局資遣饑民還鄉並無亦堂借市銀充賑
事乃牒奉天尹使登覆揭批轅門挾摘不遺餘力是日丕緒遽出
獄會甄別書院生卽以丕緒冠其偶且以事關學校擬疏 聞常
事大懼下承德縣覆訊仍令治中某來言請弗入告追亦堂前後
所婪金還書院勒令引疾去丕緒等均免議二事元度親爲草疏
削牘故悉其詳前一事熱香籲訴者元度其一也受國士之知自
是始感公剛正牽連書之公諱鏐字振之道光乙未進士由編修

官至太常寺少卿

同治六年閏邸鈔禮臣疏請恭送

顯廟實錄入陪都 詔援前案俟下年 玉牒告成一體恭送是
師所建白利益不僅在一時也

附記

書萬五獄

萬五巴陵人由司閭致富設錢肆於會城巴陵故瘠苦地新尹泣
任輒假數千金治裝遂爲所餌充邑署閭人二十年嗟毗必報鄉
人畏之甚於官道光己酉歲大饑會城設局賑巴陵令王逢吉奉
檄勸捐賑費九千二百緡催納其半時餓殍載道待賑者數萬人
已而竟不賑惟湖北饑民過境具舟送長沙就賑所費備舟錢僅
四百三十緡於是饑民益轉溝壑合邑憤甚未納之捐費皆罷繳
逢吉用五策通牒大府謂勸捐賑費一萬八千四百緡設粥廠四
食饑民月餘費緡錢萬有四千其未繳之數千有奇擬催收積穀
爲異日備荒計上官然之逢吉揭示通衢追呼日益急邑人大譁

監生周鼎者家素封二子皆諸生會飲戚黨家萬五與焉主人右五而增鼎末座鼎不能平酒半有違言五亦互詬鼎直數其捏贖婪捐罪謂且懇諸上臺攘臂喧爭至罷酒越日鼎具狀控岳州府尋赴行省將徧額臺司逢吉白太守廉昌密檄長沙善化令械鼎解岳州時廉昌甫蒞任邑人士意其有公論也比訊力坦五杖鼎六十梏其杓且寘縣獄逢吉復箠鼎三千折其杖死復蘇者再舁入獄萬五復面訴之加梏箠焉鼎二子號於府改發經歷廳得不死於是邑人愈憤舉人李德枋等十數人控於臺使者具列其婪賑虛捏暨平時貪虐狀撫軍馮公德馨素剛直嫉惡立遣材官數輩持嚴檄逮萬五并解逢吉任時庚戌秋八月也會新甯賊李沅

發倡亂馮公往督勦賊既平復熾公爲臺臣所糾竟罷歸五遂不
赴質而德枋等反頌繫經年當事委官雜治司讞者輒右逢吉辛
亥春給諫雷公維翰劾湖南不職諸令長首及逢吉且具發前事
詔總督程喬采詣長沙勘治五始投案程公親訊得實撈五凡數
千痛詈逢吉且命杖時饑民中爲左證者有耆老數人皆龐眉皓
首乞姑免逢吉刑程公曰爾甯不媿此好百姓耶逢吉面無人色
旣而程以軍務赴衡州承讞官擬削逢吉籍劾力軍臺萬五戍極
邊并奪德枋舉人德枋抗言無罪讞者曰若誠無罪然不橐若慮
長告訐風其難爲上矣初逢吉之被臺劾也密遣人賄驛卒遇郵
遞信函輒私啟視適雷給諫以書抵程公其族弟鐸以知縣需次

湖南給諫覆以書書皆爲逢吉所得遂叩閣謂言官交通督撫外吏朋謀誣劾顯有徵得旨令程覆奏并敕都察院傳知給諫呈書稿語不涉私皆免議程公尋疏言獄本擬結第逢吉許臣臣例當引避有旨下湖北巡撫龔裕集訊會粵寇棘龔以不任軍旅自劾免歸德枋等羈候年餘代者至始奏結逢吉從重發新疆遇赦不赦萬五坐絞發回巴陵獄壬子九月粵寇陷岳州出五於獄五遂從賊歸家作五十生日賀者尙盈門賊艘東下邑人縛五送大帥軍前斬於市自己酉至壬子閱時四載訟費至七千緡僅乃得直株累已不堪書此見蠹丁之爲禍烈也

書沈兵備守廣信事

咸豐六年粵寇躡江西陷府八州廳各一縣五十有三司土者率先去爲民望而廣信府獨以堅守得全先是賊渠石達開自湖北入瑞臨廣東賊復由湖南茶陵覆吉安贛水以西無完土軍書及饒道惟東路差可通二月撫建陷廣饒岌岌督學廉侍郎方按部廣信上章告急

上特命主廣饒防務而沈君幼丹以九江守權知廣信事官軍攻撫建累月不能下賊亦嬰城自守得不擾旁縣七月別路賊由永豐聞道竄宜黃廣昌屠南豐新城八月四日自瀘溪抵貴溪訓導郭守謙以卒千人逆戰死之師潰東路大震君方隨廉侍郎次鉛

天岳山館文鈔

卷十八

謹啓

圭

山之河口趣商民輸餉聞變侍郎避地窮山中君以初六日回郡至則官吏丁胥商民皆盡去城門洞開君配林淑人先遣僕媼護其子若女歸闕待君至與同旃官舍故有井淑人坐井眉曰是吾死所矣淑人文忠公女也同城文武吏既皆出慮事後被議願及公未死時求公牘自解或稱請援師或赴鄉治團練購火藥米鹽公皆笑應之皆與牘去越日探賊數人入城熱民舍火光燭天既而雨大至歸報其酋具言城空無援師賊來稍緩君馳書乞師省會道遠勢萬萬無及會浙江總兵饒君廷選駐玉山君以書乞援然慮饒或請命浙中仍遲不及事日與淑人相對吟嘯待期而已饒君得書投袂起水漲舟行疾甚初九日抵信城詰旦賊大至見

城中有備氣沮攻甚力我軍乘城用火器擊賊當者糜碎游擊畢
定邦賴高翔數開城決鬪殪巨酋數人賊環攻七晝夜不利多死
傷十六日解圍遁婺源廣信民相扶攜歸皆額手慶曰微我公吾
家室齋粉矣督師曾侍郎上君夫婦城守狀且曰故督臣林則徐
女剛正有父風君用此名聞天下然當事卒以此忌君七年夏君
擢九江道仍畱主廣信防務寇擾弋陽鉛山凡數次八年正月賊
十數萬犯浙江道河口終以君故不敢薄鄱城又先後圍貴溪及
廣豐玉山官軍苦守均賴君策應得完九年三月當事檄君赴九
江任廣信老幼男女皇皇然憂失君士罷試商罷市數百人襍被
臥城闔阻君轍徧籲大府乞畱不允則議擊登聞院鼓醵金爲北

行者資有船戶出諗眾曰是畱沈大人耶某願飲錢二緡立持付主者問姓名不答去然當事卒不許會饒君改贛南鎮來江西遂以代君君亦自是乞養歸矣君名葆楨丁未進士由翰林御史出知九江府擢廣饒九南兵備道加按察使銜侯官人

書游擊畢君死賊事

咸豐七年正月四日。升用游擊臨元鎮都司呼爾察巴圖魯畢君金科。戰死於江西景德鎮之王家洲。年二十有五。君字應侯。雲南臨元人。以征開化苗匪功。敘藍翎外委。粵賊起。隨副將王國才出師湖北。敗賊天門丁司橋。累擢都司。賞花翎。四年冬。督師曾侍郎克武昌。大破賊田家鎮。檄君及國才隨忠武公塔齊布攻九江。未下。五年正月。別路賊犯武昌。國才回援。塔公才君畱弗遣。君饒健。亞塔公能匹馬陷堅陣。戒從卒弗隨。行人亦莫敢隨。十二月。戰臨江樟樹鎮。克之。六年正月。別將失利。功弗竟。曾侍郎檄君移防饒州。五月。大捷章田渡。與主防者不相中。君所部止千人。爲所牽。

掣六月饒州陷君憤甚增募壯士決死戰未十日復饒州獲賞
勇號補臨元鎮都司升用游擊時主者遷秩去君獨筦防務屢破
賊殪其魁賊畏憚之會皖南賊大至踞景德鎮歲且暮士不宿飽
忌君者復中傷之期以破賊後給餉君憤鬱不自聊思更立奇功
自震褭遂以正月元日率千人進攻越二日抵鎮阻水而陳犂旦
率壯士十人濟時賊臥未起入市寂然君舉火未及烈搜勦後街
伏賊起十人者亡其七傷者三君喋血門手格殺十數人賊弗敢
逼用火器環攻之及王家洲死焉屍被殘越十有八日前傷卒三
人者始以君殞事聞

優卹如典烏虜寇亂未平所禱祀求者戰將耳世無其人或雖有

不見知斯已矣。有其人而既知之而用之而卒止此悲夫其命也耶。抑有不得專咎諸命者耶。同治甲子王師克金陵君死事八年矣。曾侍郎以使相督兩江疏陳君戰績得旨贈總兵。子諡剛烈。賜祭葬有加禮。

書破地雷事

粵寇之陷全州也。穴城置火藥，潛熬之，聲若迅雷，破地出城，燭十數丈。守陴者雜塼石擲空中，賊隨以入。號地雷及踰嶺涉湘道，柵桂掠業煤礦者數千人，益叱嗟立辦。鹽名城不可選紀，發而未破者，惟長沙南昌二城耳。若武昌廬州吉安杭州及義寧諸城，主者明知賊用此技，不能禦，坐汔於亡。死數十萬人，烏虜豈劫數不可回歟！抑人謀未淑歟？咸豐八年七月，余以平江軍三千分守玉山。廣豐常山三縣賊自建寧出，二杜關猝犯廣豐。守者裁五百人，聞警濟師千人往援。賊圍之三，帀我軍嬰守，不能下。賊訶知援豐者，率自玉山來，玉城虛可襲也。十五日，賊二萬掩至，守卒僅七百。城

外民塵櫛比曰七里市三里街百貨所賸余親逆戰十里外斷賊浮梁賊以步隊綴我軍騎賊趨上游趾水渡將薄城余急入拒守賊踞西門外市塵爲窟穴急火之燔三十餘戶賊撲火熄聚殘臂爲壘穴壁施火礮平擊城上人我軍堅守兩晝夜賊忽罷攻鉦鐃聲雜作有老卒驚曰賊今穴地用鉦鐃掩鋤鏹聲耳昔破吉安義寧皆此術也乃懸賞令壯士縋城破賊壘余立埤堦間督戰飛礮中左頰仆流血升餘幸斜擊得不死時十八日日昃候也越日軍士來告地道已逼城計安出余褭創巡城知縣袁君翼相顧失色余忽悟拒之之法急下令起小西門汜北門計城百丈最受敵每二丈挖洞一廣二三尺深五尺許橫出城根下勿傷其址土皆內

聲城以外勿透風每隊穴洞一計洞五十限半日成違者斬眾未
喻其法也逾時工竟問且何爲余曰每洞選壯士持短兵晝夜蹲
伏其中飲食澠溺皆更代賊穿隧至勿驚縱以短兵可立斃眾如
法行袁君猶疑畏余諗於介眾曰賊之爲地雷也必緊貼城根忌
偏斜偏則不相直忌旁泄旁泄則力殺計鑿隧必橫長十餘丈我
先伏隧以待是賊隧十丈而與吾遇者五其尙能遲乎眾皆譟曰
善十九日日晡賊窺隧道將及城親卒來告戒勿聲磨刃以待俄
斜穿及洞眾躍起立殪二賊隧陋爲賊屍所壅不能出追乃灌以
水隧道破越日賊渠登南門外塔山隔江望城中新土纍纍如蟻
蛭知術敗又三日竄德興玉山圍解余上其法於鄂撫胡文忠公

公飛書報曰子法信善矣然我軍亦用此制賊若武昌若吉安九江皆著成效今方擣安慶法爲賊得則吾術亦敗矣其秘之余遂絕口不復道其後安慶及江寧卒用此法下巨礮殲焉益服公之遠識也嘗遍閱兵家言古法鑿地道止用以撼城基或出奇兵掩敵無潛納火藥轟城者故備禦之法於古未聞嘉慶中王師平滑縣地雷法始大著粵寇竊其緒餘所過多殘滅然卒以是自斃天道誠好還哉是役余情急智生千慮中偶一得以所守至約故立談破賊而不勞今粵賊已盡殄反覆思之無以易此法也筆之以告當事者

縣州李調元筆記曰海澄公黃梧故鄭成功將也投誠後守海

澄鄭攻之梧曰鄭氏善穴地攻城今且爲隧乃下令沿城五步置一水缸滿貯水每缸撥五人守視之明日有報水動者掘之則爲隧者已至其下入火藥然之煙出鄭營隧人皆盡案此亦防禦之一法

書鄒叔勣遺事

鄒君漢勣字叔勣新化人世承樸學不事制舉業治訓故至十年不下樓博極羣書比壯猶困童子試同縣鄒湘舉學博亟稱之道光乙未龔學使維琳按試寶慶城南院長賀侍御熙齡預誡曰郡有人焉其母忽及試經古學使以三江九江攷發題君援據經傳纒纒數千言卷盡而文未竟乃自主者請增卷學使大驚異始注學籍尋從賀撫部長齡修地志於黔中咸豐辛亥歸遊郡城會邵陽有鬪殺獄株連及其族某君謁縣令將直之令故俗吏墨而爲君語少戇忤令遂下諸獄將牒臺使梏其杓士論大譁願莫克援也署郡守黃公文琛甫到任聞之大驚思所以出之念鄉試近遲

則錄科且弗與會端午宴僚屬太守故愛才知名士屬集獨虛上
坐待君顧問左右鄒先生安在因遣使持名刺速之時邵陽令在
坐心知鄒先生卽君而不敢言且不虞其爲太守重客也頗驚慙
失措太守爲弗知也者數命使速鄒先生須鄒先生至乃卽席使
者數輩直詣邵陽獄求鄒先生典史大驚遣急足密詢令令遽命
釋之君始出獄與宴大懽是科遂舉於鄉試藝與時俗蹊徑不相
入中引古義主者異之經藝及策尤博雅遂入選君之赴行省試
也寓城南蔡忠烈公墓祠蔡公諱道憲明季長沙推官死寇難者
也君夜夢忠烈衣冠召見索試藝閱之不以爲工旣而曰吾姑薦
爾竟得舉咸豐癸丑粵寇圍南昌從同郡江忠烈公帥楚勇赴援

以功敘知縣十月從忠烈守廬州遷同知直隸州知州亡何廬州
以援絕陷忠烈死之親卒強負君出君固不可卒牢不釋手則從
背上齧卒腕卒創甚置之君躍地取刀大呼赴鬪而死事聞賜
卹抵巡守道賞雲騎尉世職祀江忠烈專祠烏虜君之所成
就烈烈如是宜與蔡忠烈公有冥契歟然微黃公君且爲俗吏困
死獄中矣君著書十餘種總數十萬言悉燬於燹其刻行者十裁
一二耳惜哉黃公字海華漢陽人邵陽令某未幾以墨敗